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皐　李琬　杜鴻漸

銅鼓

張直方　鄭續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

趙辟

箜篌

徐月華

羯鼓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云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狀腰鼓而小答臘者即揩鼓也雞婁鼓之上蹂如漆桶山桑木為之下以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但曲急破作戟杖連碎之又宜高樓翫景明月清風凌空透遠極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椒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膩取戰裊健舉捲用

剛鐵鐵當精鍊捲當至匀若不剛即應條髙下搊捩不停不匀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牧病矣出羯鼓録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吕呼名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

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出羯鼓錄）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

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此樂（出酉陽雜俎）

又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其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摇動也）上大喜笑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璡小名）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

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過慮阿瞞自
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
包育之度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
止閑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而曰若於
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
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歡賀
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
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来為我解穢

又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来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来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来怒意至必禍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

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語上方怒其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雞上大笑而止並出羯鼓錄

宋璟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顧與玄宗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甕撚

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去聲肯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一鼓也且磔用石末花甕固是腰鼓掌不朋去聲肯聲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足右以手指璟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其急玄宗與璟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明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出羯鼓錄

李龜年

李龜年善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枚對曰臣打五十枚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錫一拂枚羯鼓捲出傳記

曹王臯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荆州節度使有羇旅士人懷二捲欲求通謁先啓於賔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歎曰不意今

日獲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賔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柈心以油注捲滿而油不寖漏相蓋契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於髙力士之家衆方深伏闕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

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皷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耶婆娑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絶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柰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

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即言於寺卿奏為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録

杜鴻漸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永太中為三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以杖獻鴻漸鴻漸以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襄中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驛路入

漢川矣自西南来始會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悰輩登驛樓望江月行酒讌語曰今日出艱危猜廹外即不辱命於朝廷内即免中禍於微質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嗷走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力猶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聖遇夫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

墅近花巖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於川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髙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又復宛頸摇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皐善亦不甚露為鄂州節度使時聞於黄鶴樓一兩習而已

出羯鼓録

銅鼓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虫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來爐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為也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張直方

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

掘土得一銅鼓滿任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為無用之物遂捨延壽慶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並出嶺表錄異）

鄭續

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有林藹者為高州太守有牧兒因放牛聞田中有蛤鳴（蛤即是蝦蟇）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蠻酋塚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於廣帥懸於武庫今尚

存焉出嶺表錄異

琵琶

羅黑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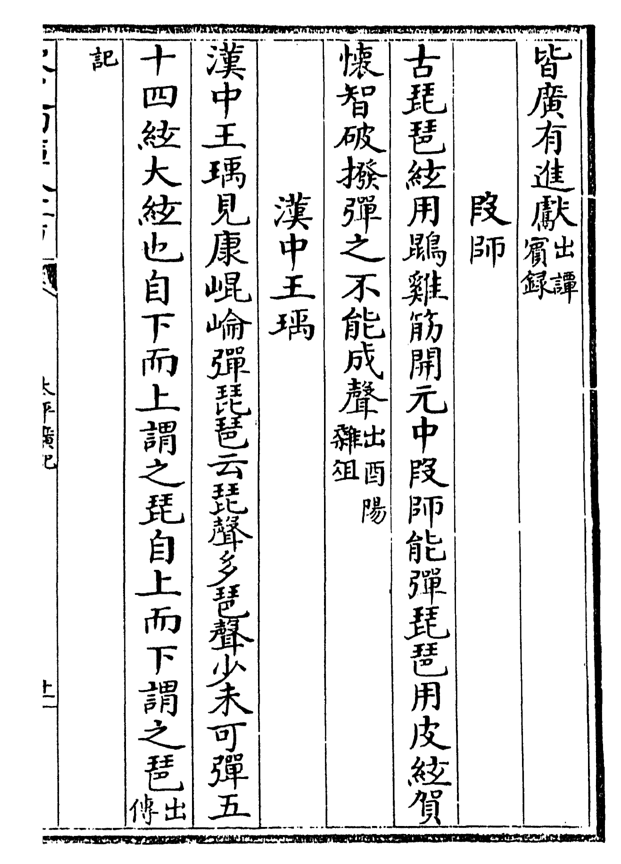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麄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隅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出朝野僉載

裴洛兒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所謂搊琵琶是也出國史纂異

楊妃

開元中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邏皆桫檀為之温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自虢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



皆廣有進獻出譚賓錄

段師

古琵琶絃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出酉陽雜俎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見康崐崘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出傳記

韋應物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崐崙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内（出國史補）

宋沇

宋開府孫沇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名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名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

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言沆不解聲律不
審節拍兼又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
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
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沆顧笑忿
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
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
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共奉上大
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既而琵琶者為同儕告訐稱其

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名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惴恐脇息不敢正視沈㦖羅禍辭病而退出羯鼓録

皇甫直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黄鍾而聲入㽔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㽔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不祥隔

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黄鍾也直因切調𩍐賔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跳及下絃則没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𩍐賔鐵也出酉陽雜俎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𤣥䘗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

不復成曲出朝野僉載

關別駕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兒皆為強諸侯所有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宗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手不採桑乎關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飲酒由是失意不从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綯見賞俾與諸子渙渢連水邉作名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賔

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作歡石潨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檀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歎訝之出北夢瑣言

王氏女

王蜀黔南節度使王保義有女適荆南高從誨之子保節未行前甞寄羽服性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頻授樂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

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異類於仙家紫雲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製序刋石於甲寅之方其凡即荆南推官王少監貞範也為製序刋石所傳曲有道調宫王宸宫夷則宫神林宫𩐩賔宫無射宫玄宗宫黄鍾宫散水宫仲呂宫商調獨指泛清商好仙商側商紅綃商鳳抹商王仙商角調雙調角醉吟角大呂角南呂角中呂角高大殖角𩐩賔角羽調鳳吟羽背風香背南羽背平羽應聖羽王宫羽王宸羽風香調大

呂調其曲名一同人世有涼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綠腰莫靼項盆樂安公子水牯子阿濫泛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徵調中有湘妃怨哭顏回當時胡琴不彈徵調也王適高氏數年而亡得非謫墜之人乎孫光憲子父即王氏之姪也記得一兩曲嘗聞彈之亦異事也出北夢瑣言

五絃

趙辟

趙辟彈五絃人間無其術辟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為辟辟之為五絃也出國史補

箜篌

徐月華

魏高楊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聲有田僧起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起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

書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冡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出書斷）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此官製之用以敎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出書斷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

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出書斷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出書斷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

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出書斷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佐書故曰隸書出書斷

章草

按章草漢黄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章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出書斷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閒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来

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出書斷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出書斷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出書斷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挍驗多有異同

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准出春秋後序文選中註　出尚書故實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能詳今删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者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三古為實草隸為華妙極於華者

羲獻精窮其實者籒斯始皇以和氏之壁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書知為冠蓋不易施乎出書評並出書斷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籒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畫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刱造飛白妙有絕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亦工書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日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呌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出羊欣筆法 蔡邕書骨氣風秀精爽入

神出袁昂書評

並出書斷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㸃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書斷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出書斷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出書斷

劉德升

劉徳升字君嗣頴川人桓靈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
刱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
有君嗣之美也出書斷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者數
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

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出書斷

宜官書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

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出書斷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出書斷

胡昭

胡昭字孔明頴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出書斷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

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胷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人於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

羲之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太和四年㡳迫八十年元常隷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書斷

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隷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鋣焉會嘗詐為荀勖書就勖母鍾夫人取寶劍兄弟

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隷行草章草並入妙出書斷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牓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劒拔弩張張

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
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為題
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
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
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
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
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
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李亦善書時人

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書斷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牓未題署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牓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出書法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

書二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二十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

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眞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出書斷

又

羲之書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見乃歎伏因與羲之書

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家朝飡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數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

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
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相看廼歎曰小人亂真乃爾
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
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
百方譬説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
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書屈道德各兩
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為
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

報見有一新棐几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去看驚懊累日

出圖書會粹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髙平郗曇重熙太原薀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

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
四字字有重者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出法書要録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習於張芝爾後改
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為長
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代寶
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
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

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斷

又

羲之為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

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裓着往詣子敬便取裓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如是掣裓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而已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

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往縣入欣齋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出圖書會粹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沒于江出法書要録

王修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六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藏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

亞也出書斷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出尚書故實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之書解為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録也安石隷行草并入妙

兄尚字仁祖萬石並工書出書斷

王廙

晉平南將軍後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在出圖史異纂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

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絶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隷王子敬嘗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歎能以為川河絶矣

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臨沂令　闕

韋昶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頴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極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

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牓獻之固辭及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名以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知是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勢為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餘文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出書斷）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

之秀連岡書望勢不斷絶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出書斷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章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

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
實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
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讖悔約戲之曰
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
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
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
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談藪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出南史

王融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効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来所誚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為書為一以太

為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書要録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寳之傳至張氏賔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出國史補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出談藪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齋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出書斷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出國史纂異

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人来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穴乃用鐵葉

裹之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塜自製銘誌出尚書故實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出法書要録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為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

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

書三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乗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

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故實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為闇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羲之真草書帖搆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勑追師入内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

後㫄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勑追辨才入内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

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
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極寬長潦倒得
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
於門前辨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
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来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
温既畢語議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
槊談説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
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

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賔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閒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其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

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書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来躭翫今亦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嚮搨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

翼見訖故駁瑕指顙曰果是嚮揚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邑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于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陵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今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

都督齋善行聞之馳来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来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来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来别辯才聞語而便絶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馬腦椀一並實以珠内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宅莊各一

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悋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已用廼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彊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

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録）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龜腹受一升以水貯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為文光明洞徹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

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出紀聞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出書斷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禄大夫率更

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

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卒年八

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斷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

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

史異纂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兎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為祕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祕書監文皇曰世

南一人遂兼五絶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斷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

直傷於疎瘦也出書斷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膚

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出書斷）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書博采古跡埒於祕書（出譚賓錄）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常為人

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詳觀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别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東之嘗為高書告身高常嫌之不將入帙後為鼠所傷乃持示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隷行草入能出書斷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真書體象尤異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真常與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七以虞亦可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柹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歳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𤣥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懐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張旭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劒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呼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竒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受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出幽閑鼓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

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真跡

王方慶　二王真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先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隷書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隷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馬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隷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

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為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名在鵠後毛弘

鵠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湜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時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之書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書録

姜詡巳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書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恭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起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為行

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絶能學人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魏顗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顗子瓘為晉太保採芝之法以顗法參之更為草藳藳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之姊子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

亦善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善八分出名書錄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上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

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出國史異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出尚書故實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

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閲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閲而識焉出尚書故實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污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出尚書故實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没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

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咸爲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爲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

其骨力形勢自生 出譚賓錄

蘭亭真跡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寳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出尚書故實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陛下

書法之妙臣謂鍾王不過是矣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詢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為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出譚賓録

二王真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

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

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㨶寫因此遂失所

在五年勑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每卷分為

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

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

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

軍真行書惟有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

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

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出譚賓錄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書故實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蹤甚惡李寄詩

戲曰草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横任意諭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敎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敎吞（出抒情詩）

東都乞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出酉陽雜俎）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為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乆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出盧氏雜說）

嶺南兎

嶺南兎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馬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户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

畫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夀

趙岐　劉褒　張衡

徐邈　曺不興　衛協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廙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以指歴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度方寸内有五岳四瀆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出王子年拾遺記

敬君

齊敬君善畫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畫君久不得歸思其妻遂畫真以對之齊王因覩其美錫金百萬遂納其

妻出劉向說苑

毛延壽

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唯王嬙不肯遂不得召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美絕倫逡巡占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業已定帝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

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雜畫山川樹木奔走牛馬衆勢人形醜好不在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希出西京雜記

趙岐

後漢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為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人居賔位自居主位各為讃誦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東漢書

劉褒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張華博物志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高才過人性聰明天象善書累拜侍中出為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滿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

畫之今號巴獸潭出郭氏異物志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鯔魚懸岸羣獺競来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所作者自可庻幾出齊諧記

曹不興

謝赫云江左畫人吴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

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唯不興能之陳朝謝赫善畫嘗閲祕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出尚書故實

衛協

晉衛協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蹤最妙又七佛圖人不敢點眼睛愷之論畫云七佛與烈女皆協之跡壯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此畫短卷長裝八分陸彦遠題云元和宗

人維素將來余大丈答以名馬精絹二百匹惟素後却又將貨與韓愈愈之子昶借與相國段文昌却以模本歸於昶會昌元年見段家本後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謝赫云古畫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韻陵跨羣雄曠代絶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勗上出名畫記

王獻之

晉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隸繼父之美

妙於畫桓温甞請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駮犉牛極妙絕又書駮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熈中猶在出名畫記

顧愷之

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多才氣尤攻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畫蒼蒼古来未有甞以一厨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祕者封題之其後玄開取之誑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直云妙畫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

也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又嘗悅一鄰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康遂拔釘乃愈又嘗欲寫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蔽日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貌正在阿堵之中又畫裴楷真頰上乃加三毛云楷俊朗有鑒識具此覩之者定覺殊勝嵇康贈以四言詩畫為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

於一巖中人問其故云一卯一壑此子宜置巖壑中長康又嘗於瓦棺寺北殿内畫維摩居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縁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户往来一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衆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塡

咽俄而及百萬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出名畫記

又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貞觀中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本張惟素家收得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惟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

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易得經年忽聞

欵門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願以三百素絹易

公清夜圖周封憚其廹脅遽以圖授之明日果齎絹至

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監院時王淮判鹽

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

為計取耳及王家事起復流一粉鋪家郭侍郎承嘏閽

者以錢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

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後進入內出尚書故實

顧光寶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醫療皆無效光寶常詣溉溉引見於卧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乆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不知溉患謂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聞安至伏室遂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牓之謂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啓心至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巳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乆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

及於户外皆點馬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出八朝畫錄

王廙

晉王廙字世將瑯琊臨川人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為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出名畫記

王濛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比廙翼丹青甚妙

頗希高逺甞住驢肆家畫輀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絹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談為時所重出名畫記

戴逵

晉戴逵字安道譙郡銍縣人幼年已聰明好學善琴攻畫為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鄭玄碑時稱絶妙庾道季看之語逵云神猶太俗卿未盡耳逵曰唯務光當免卿此語出名畫記

又

戴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出世說雜書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書畫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遊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出名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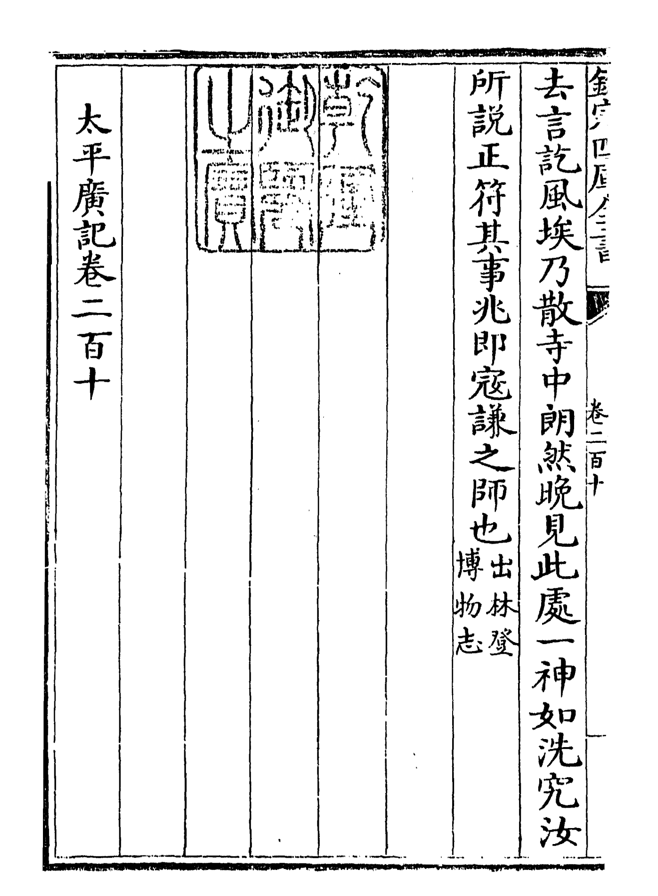
黃花寺壁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絶妖怪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並無據一日其家以女来謁元兆所止謁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於雲門黄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思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

驚魘夢惡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
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
向庭嗔責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聞空中云春方
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吾自當罪戮安見大行兆怒向
空中語曰汝以我誠達春方必請致之我為暫責請速
鏁致之言訖又向空中語曰召二雙牙八赤眉往要不
去聞東方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
形相畫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謂其女曰汝

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於脣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柰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畫之上精靈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礶缾受水淋

之畫而惡神之色不良兆更怒命煎湯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空野其女於座即愈而女載歸鄴復於黄花寺尋所畫之處如水之洗因而駭歎稱異僧雲敬見而問曰汝此來見畫歎稱必有異即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為神所擾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乃指畫處所洗之神僧大驚曰汝亦異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玄雲聲如雷震遶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云勢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



去言訖風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見此處一神如洗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也出林登博物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